沖虛至德真經四解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七　　德六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楊朱

張曰夫生者一炁之暫聚一物之暫靈暫聚者終散暫靈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而復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仁義爲關鍵用禮樂爲衿帶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生之趣也。盧曰夫君子殉名小人殉利惟名與利皆情之所溺俗人所爭爲故體道之人也爲善不近名不趣俗人之所載爲惡不近刑不行俗人之所非達道以求名溺情以從欲俱失其中也故有道者不居焉此言似反學者多疑然則楊朱之篇亦何殊於盜跖也。政和聖王不作矣士横議察焉以自好列禦寇知

邪說之蔽于一曲而世之學者不幸
不見天地之大全道術爲天下裂故
辭而闢之。莊曰恃智詐以干時者
或以權力亂其素分挾天具以狥僞
者或以矯抑彰其形生惟欺二者皆
非中道故力命之爲一推命分楊朱
之篇惟貴放逸或以爲二義之乖背不
似一家之書豈知至人立言之旨而
存而不
廢也

卷六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
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
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
爲焉曰爲子孫

夫事爲無已者故情無厭足

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

夫名者因僞以求眞假虛以招實矯性而行之有爲而爲之者豈得無勤憂之弊邪

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

范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故殘生損性以身爲殉者至人之所以深悲也然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沒世不稱君子疾之故求生前之富貴貽身後之子孫則名有不可已者

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

此難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貧
賤者此爲善而不求利也
盧曰夫人之生世也唯名與利聖人以名
利鈎之則小人死於利君子死於名無有
不至者也善惡雖殊俱有求也然而求名

而遂者豈唯取富貴乃榮及子孫利兼鄉
黨矣雖苦身燋心勤於廉讓者志有所望
而情有所忘俱失中也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
言不專美惡於己

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

盧曰實名之利薄也

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己降君斂則己施

此推惡於君也

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絶

盧曰僞名之利深也

若實名貧僞名富

爲善不以爲名而自生者實名也爲名以

招利而世莫知者僞名僞名則得利者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

不僞不足以招利

盧曰行實者無其名求名者無其實故不僞則利不彰也

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

傳六 主

僞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僞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僞也

伯夷叔齊實以孫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省猶察也

盧曰僞者取名而無實眞者實行而忘名

堯舜之與夷齊炳然如此真僞之迹耳不易察哉世人若不殉名利而失真則溺情慾而忘道矣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則殉名者希從慾者衆雖有智者亦無可柰何蓋俱失中也

政和聖人無名而人與之名故所謂名者皆賓其實賢士殉名而名或過於實故所謂名者多取以僞雖然古之聖人無爲名尸惟恐名之累己也名亦既有則實僞異辯故有以實而得名者有以僞而得名者

有以實而爲僞者有以僞而爲實者而管仲田氏方且與堯舜夷齊爭名實僞之間此莊子之論養生所以欲爲善無近名也范曰廉而無求則不免於貧遜而無爭則不免於賤若是則名何益哉然名一也有實僞之不同實名貧管仲是也僞名富田成是也推而上之若堯舜之遜天下若夷齊之遜國或不失天下而享祿百年或終亡其國而至於飢死殆亦實與僞之間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

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累梏何以異

哉

异異也古字

盧曰舉俗之人咸以百年為一生之期而復晝夜哀苦之所減矣泰然稱情者無多時焉稱情之事不過稱聲色美味而復以刑賞名教之所束縛不得肆其情亦何以異乎囚縶桎梏者此皆滯情之言也

政和莊子曰至樂治身唯無為幾存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所樂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

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則大憂以
懼終身役役以求垂緊其爲樂也亦疏矣
故唯無以樂爲苦是爲至樂今且勸禁於
刑賞進退於名法順耳目之視聽惜身意
之是非以求吾樂乃與重囚累梏者無以
異惡足活身哉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
生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常談而云死
復暫往卒然覽之有似字誤然此書大旨
自以存亡往復形氣轉續生死變化未始

絶滅也注天瑞篇中已具詳其義矣

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

去也故不為名所勸

為善者不近名者

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

也故不為刑所及

為惡者不近刑者

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盧曰舉太古之人者適其中也夫有生有

死者形也出生入死者神也知死生之暫

來暫往也則不急急以求名知神明之不死不生也則不遑遑以爲道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也娛身而已矣何用於名爲故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嗜也適意而已矣何懼於刑爲是以名譽年命非所料量也娛身適意者動與道合非溺於情也政和死於此未必不生於彼則死生特往來之暫耳心有起滅性無加損故從心而動者不去當身之娛從性而游者不取死後之名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言在已

者因其固然從性而動不違萬物所好言在外者順其自爾不為名所觀此莊子所謂無近名也不為刑所及此莊子所謂無近刑也若是者身後之名固非所觀而當身之娛亦曾不足累則名譽先後年命多少豈追卹之哉

範曰人生天地閒譬猶一漚之在水也生化而死成已俄壞死化而生壞已俄成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從心而動從性而游當身之娛非所去也為善無近名而

已故不爲名所勸死後之名非所取也爲
惡無近刑而已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
年命多少未嘗容心於其間又曷嘗拘迫
遑遽措一身於重囚累梏之間爲哉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
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
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
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
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

皆自然爾非能之所爲也

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

皆同歸於自然

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此譏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戀當今者德之至也

盧曰生者一身之報也死者一報之盡也賢愚貴賤生物之殊也故為異焉臭腐消滅死物之常也故為同焉世人皆指形以

爲死生不知形外之有神神之去也一無知耳故賢愚貴賤臭腐消滅皆形所不自能也不自能則含生之質未嘗不齊人皆知其所齊不知其所以異且藐當生不暇養所生故有道者不同於兹矣

政和達生之情者知生暫來況於爲死而不已者乎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齊死生同賢愚等貴賤則百慮一致爾爲死後之計是惑也

范曰役於陰陽之機緘範於造化之鑪冶

以身爲大患以生爲有涯不能恱其志意養其壽命皆非通道者也何者貴賤賢愚以生則異臭腐消滅以死則同十年亦死百年亦死彭祖殤子無久近之分也仁聖亦死凶愚亦死仲尼盜跖無善惡之間也又孰以身爲殉而規死後之餘榮哉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音尤以放餓死守餓至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此誣賢負實之言然欲有所抑揚不得不

寄青於高勝者耳

盧曰殉名之道實以至於此非所以體眞全道忘名證實者也

政和人不能無欲旣謂之人惡得無情則欲與人情之有也伯夷矜淸非無欲展季矜貞非無情以放於餓死以放於寡宗非所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也

范曰伯夷之餓死展季之寡宗皆未免於有所矜者是直論其制行之跡以矯好名

之弊而已讀是書者必得意忘言然後可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

窶貧也殖貨殖

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

足己之所資不至乏匱也

善逸身者不殖

不勞心以營貨財也

盧曰固窮而不力求損於生者也貨殖而

爲命累於身者也唯有道者不貨殖以逸其身不守窮以苦其生樂道全眞應物無滯也

政和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原憲之窶損生爲其以利累形也子貢之殖累身爲其以養傷身也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非所謂樂生者故善樂生者不窶若身疾作多積財而不盡用非所謂逸身故善逸身者不殖

范曰原思塊生於環堵之室其窶可知子

貢嵩財於齊魯之間其殖可知斯二者一
則損生一則累身吾未知其可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
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
能使温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
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盧曰知相憐相捐之道爲至矣皆人不能
至焉何則相憐在於贍濟乎生相捐在於
無累乎形此爲至當矣若生不能贍之令
安死則徒埋珠寶以厰名招寇盗以重傷

是失其冝矣

政和天下之事唯實與誠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此相憐之實也不舍珠玉不服文彩不陳犧牲不設明器此相捐之誠也

范曰生相憐者疑若悅生死相捐者疑若遐死死生異道固未能以是爲一體也楊子於此殆亦有爲而言耶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

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管仲功名人耳相齊致霸動因威謀任運之道既非所宜且於事勢不容此言又上篇復能勸桓公適終此之國恐此皆寓言也

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聽閼塞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

鼻通曰顫顫章付延切

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諸閼廢虐之主也屐大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

任情極性窮歡盡娛雖近期促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

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惜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年過期非所謂貴也

盧曰夷吾之才足以相霸主振頹綱而布奢淫之情足以忤將來敗風俗故夫子賞其才也則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忽其失理也則曰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列子因才高之人以極其奢慾之志令有道者知其失焉然縱耳目之情窮聲色之欲者俗人之常心也故極而辟之以彰其惡耳非所以垂訓來世法則

後人者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文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晏嬰墨者也自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死生之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乎

盧曰俗人殉欲之志深送死之情薄薄則易爲節深則難爲情故厚其生則衆心之所喜薄其死則羣情所易從列子乃因侈者以肆情因儉者以節禮故王孫之葬良史譏之失其中道也

管夷吾顧謂鮑叔黄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其無知則非我所關也

盧曰既不由我矣則任物以處之此世人

謂死為無知者也若由我者肆情以樂之此世人謂順情為貴者也若然者堯舜周孔不足為俗人重桀紂盜跖可為後代師矣豈有道者所處也至人忘情聖人制禮情忘也則嗜慾不存矣何聲色之可耽耶禮制也則生死跡著矣何焚露之可擇耶縱情之言皆失道也

政和貴生者不足以養生唯樂生者乃能養生哀死者不足以送死唯捐死者乃能送死肆之而無所拘而視聽言行勿違吾

之心此養生而肆之之道也任之而無所係而沈瘞焚露勿異吾之情此送死而捐之之道也達死生之分如此是之謂盡其道

苑曰管仲以其君伯晏子以其君顯是直尋主強國之人其於生死之道未必能達

列子記此蓋寓言救弊故耳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

聚酒千鐘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踈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移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婑烏果切 媠奴坐切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慊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

於遠也喬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乎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乎奚不時其治也諭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

盧曰諭以性命誘以禮義者欲止其貪逸之情啗其軒冕之位此皆世俗名利之要歸也

子産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

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喬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移日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

覺事行多端選所好而爲之耳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矣

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違性順物失當身之暫樂懷長愁於一世雖支體具存而

實鄙於死者
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別之猶辨也）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

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

盧曰殉情耽慾之人詭辭邪辯足以蠱聖賢之口亂天下法故桀紂之智足以飾非少卯之辭足以惑衆雖不屈於一時亦鼓倡於當代故夫子屈盜跖之說子產困於朝穆之言不足多悔也而惑者以爲列子叙之以暢其情張湛注之以爲達其理斯乃鄙俗之常好豈道流之雅術乎

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眞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

也
不知眞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耳此一
篇辭義太遲挺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然
其旨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逸之言
者耳
盧曰夫當才而實之擇德而任之則賢者
日進而不肖者退矣任必以才善人之道
亨通矣退必不肖小人之道不悠矣使賢
不肖各安其分適其志則鄭國之治當矣
彼二子酬酒而愛色禮義所不修不因父

兄之勢以干時縱心嗜慾而不悔此誠眞
人也而乃欲矯其跡為其心取祿位以私
之是國偶然有以理非子之至公也豈得
為智乎此言眞人者非眞聖之人乃眞不
才之人

政和勞形怵心者役於或使解心釋形者
近於自然或使者疑於妄自然者全其眞
朝穆荒湛于酒色而動不顧名聲之醜性
命之危盡解心釋形而無所累者也子產
矜禮義法度之治矯情性榮祿之美唯恐

其身之不治蓋勞形怵心而有所拘者也無所累者足以善其死有所拘者不足以樂其生則苦身勞生者爲妄而任情縱心者爲眞矣故朝穆自以爲所治者內而以子產之治爲外曰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非眞人孰能達此哉

范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而不能教衆與之濟聖人非之則於治國猶有未至故

與眞人居而不知也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翛然而往翛然而來憯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又曷嘗苦心勞形而以危其眞爲事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七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八　德七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楊朱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圃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偏遍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

川阻險塗運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

達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暫聚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

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
所勸禮法所拘哉

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
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
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
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
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
得此人之心也

政和達生之情者厭而勿關知分之定者
積而能散人之所欲為無不為也意之所

欲玩者無不玩也縱心之所欲而勿閒焉
非達生之情者何以與此散之邑里棄其
藏積積而能散非知分之定者何以與此
窮當年之樂不顧身後之憂唯達者能通
之故無瘞埋之資可也國人相與賦而藏
之亦可也禽骨釐以常德責其行故以爲
辱祖段干木以達德得其心故以爲過祖
索之於外此衆意所以驚索之於內此誠
理所以取衛之君子以禮教自持則拘於
形骸之内是惡知此意故未足以得此人

之心也

范曰體道之人覩物奇之儻來知貨財之
暫聚認而有之皆惑也故不拘一世之利
以爲己私分若端木叔可謂知此矣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
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
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
且久生奚爲

設令久生亦非所願

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

○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

夫一生之經曆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為樂耶則重來之物無所復欣若以為苦耶則切己之患不可再經故生彌久而憂彌積也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

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

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

惻不在我則無所顧戀也

無不廢無不任何遠邇遲速於其間乎

政和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理也貴身愛生以蘄不死是豈達於理者哉夫有生則復於不生故生非貴之所能存有形則復於無形故身非愛之所能厚若是而蘄久生是益惑也夫情之好惡有以怵於內體之安危有以迫於外世事

苦樂有以累吾心變易治亂有以紛吾行自古及今聞見而更之者可以前料而逆知則百年之生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樂也故方且厭其多而苦其久尚可蘄久生之為乎此孟孫陽所以聞楊子之言而遂欲速亡也然蘄久生者固非達於理而欲速亡者亦未為通於道是二者胥失也唯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則無傷生之患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則無惡死之患可以生而生

可以死而死生死無變於己此之謂達

苑曰貴其生者不自賊以役於物厥若能存矣而生非貴之所能存愛其身者不自賊以困於物厥若能厚矣而身非愛之所能厚雖欲久生而不死得乎哉又況五情

之好惡四體之安危世事苦樂變易治亂又復終始如環無端所歷既久矣所閱既衆矣百年猶厭其多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是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所謂不羨久生蓋有在是昧乎此者乃以速亡爲愈

於久生則践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殊不知旣生則廢而任之肆其情而無所攖拂非以生爲悅也將死則廢而任之順其適而無所覬覦非以死爲惡也無不廢無不任安時處順盡其所受於天者豈遲速於其間哉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政和不以一毫利物爲己者也不以一身自利爲人者也爲人者不可以失己爲己者不可以失人若夫損一毫而利天下有所不與悉天下以奉一身有所不爲人我之分各足而止則其爲人太少其自爲太多固不足以治天下而楊朱之道術獨有在於是此一曲之士也

范曰伯成舍國而隱耕爲己者也大禹過門而不入爲人者也雖制行之迹不同而救世之心則一古之人非其義也非其道

○也一介不以與人況損一毫乎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況悉天下乎哉楊朱之行失之爲我不拔一毛而利天下孟子固嘗禽獸之矣子列子有取焉者當是時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不以爲辱殞身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於不可救已故是篇所載有取於楊朱者殆亦有意矯天下之弊

而然耶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

疑楊子貴身太過故發此問也

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

嫌其不逹己意故亦相荅對也

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逹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

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有察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

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

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

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

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政和老子關尹之道術貴身而賤物大禹

墨翟之道術忘已而濟物然爲已者固不失人而爲人者固不失已楊朱學老子關尹之道而不能至者也故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翟學大禹之道而不能至也故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然皆非道之全也孟孫陽有見於楊朱之道禽骨釐有見於墨翟之道故各是其所是而有所不該

范曰子華子語昭僖侯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以謂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子

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蓋以兩臂重於天下故耳然則役肌膚而獲萬金斷一節而得一國豈遽爲之耶楊朱之行過於爲己哉是說者將以救弊於一時而已若繫之以聖人之道未免爲有蔽故禽子對孟孫陽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聃尹之教賤物而貴己故也以吾之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以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故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

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

○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

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覲形即事。憂安危之迹者矣求諸方寸未有不攖拂其心者將明至理之言必舉美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

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

盡驕奢之極恣無厭之性雖養以四海未

始悟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
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
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
矣

政和萬物所異者生所同者死惟人亦然
故聖智凶愚所禀固異及歸於盡未始不
同然則名實奚辨憂樂奚擇此遊方之外
者所以齊死生而兩忘其道

范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舜之
窮毒為之憂苦周公之危懼孔子之遑遽

彼四聖也天下之美歸之而戚戚然以至於死其死則同矣夏桀之逸蕩商紂之放縱彼二凶也天下之惡歸之而熈熈然以至於死其死則同矣故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烏覩其所以異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

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䟽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政和治家以及國此言先後之漸施於國者不可施於家此言小大之宜故牧羊者童子之任而牧天下唯堯舜之道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治之要所以在知道

范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爲莛撞起音鯨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脩梧無以嗁其翼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自然之理也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

速之間耳

以遲速而致惑奔競而不已豈不鄙哉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政和時遷不留迹隨以泯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矜一時之毀譽而以生爲可樂者是不足以達於理也太古遠矣其事無傳故若滅若沒莫能誌之三皇以降比太古爲近故其事疑於存亡五帝以降比三皇爲又近故其事疑於有而若覺若夢然

曰若存若亡則疑於在而實無在也曰若覺若夢則疑於有而實無有也至三王以還則爲尤近故曰或隱或顯蓋其所過者方嚮於無而其所存者可證其有故其隱顯特未定也若夫當身之事雖既往而未遠然所過者閲所存者見既已趣寂目前之事方適今而尚在然目所注者存目所過者廢亦既不傳是以論其時則久近之殊言其事則多寡之異年運而往其於不可識則一也若是則賢愚之異性好醜之

異形成敗是非異理遲速之間同於泯絶
而已方且終身役役與物相刃相靡競一
時之虛譽規身後之餘榮尊生者也
范曰事之在天下俄成俄壞迭盛迭衰代
歷代興倐起倐滅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
窮矣自古初以來至于今不知其幾千餘
萬歲矣賢愚好醜是非成敗有萬不同同
歸于盡而昧者不知乃始胥易技係勞形
怵心內盈柴柵外重纆繳終身役役曾不
得須臾寧神者不自許也尚何生之可樂

哉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

肖似也類同陰陽性稟五行也

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

不可有莫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

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若也

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為非又知公之為是故曰至至也

政和肖天地之類謂方圓動靜之形像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之德萬物所同者

生而惟人爲萬物之靈故曰有生之最靈者也以其最靈故於智爲有餘以其爪牙不利無毛羽之蔽故於力爲不足智有餘而力不足故必資物以爲養蓋以我之智可以制彼之力使爲我用故也雖然任智矣而又恃其力則莫知物我之貴賤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以我貴於物也力之所賤侵物爲賤以物能役我也夫身非我有聖人豈以物殉身哉爲其爲神明所託也故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聖人豈以身

遂物哉知其爲耳目之役也故旣有不得不去之有生所貴者故曰身固生之主養形必先之以物故曰物亦養之主雖然有生之所患者身則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也志之所以喪者物則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也外有其物內有其身蔽於一偏暗於大理竊竊然橫私天下之身與其物豈知道之所以爲公哉聖人知身者天下之委形故能公天下之身知物與物何以相遠故能公天下之物唯天下之至聖爲能

與於此故曰此之謂至至者也
范曰汝身非汝有也以不可有而有之是
横私天下之身外物不可必也以不可必
而必之是横私天下之物老子曰知當容
容乃公惟公則能兼容莊子曰大人合并
以爲公惟公則能合并公天下之身者内
若於身而身本無身也公天下之物者外
若於物而物本無物也進是道者距有介
然之知存乎胷中而以自營爲事哉惟至
人無己然後能之若聖人則未離乎人道

彼其於此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至至者豈
非莊周所謂未始有物者不可以加者耶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
不敢恣其耆慾
二爲名
不敢恣其所行
三爲位
曲意求通
四爲貨
專利惜費

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

違其自然者也

可殺可活制命在外

全則不係於己

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得其生理天下

無對制命在內

外物所不能制

政和務生者爲壽干譽者爲名尊爵者爲

位逐利者爲貨內有遑遽之心則外有怵
惕之恐此所以幽則畏鬼責明則畏人非
威之所加刑之所及且罔不惟畏也終身
役役不須臾寧是其所以不得休息者歟
知其分定無然歆羨則處靜以休息爲往

而不暇謂之遁人言違其常理謂之順民
言因其固然違其常理者聽於命而不知
故可殺可活而制命在外因其固然者命
萬物而無所聽故天下無對而制命在內
范曰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

形也亦遠矣故以生為累有至於畏鬼責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故以顯為是有至於畏人權勢不大而夸者以之悲則為位而已詎能無畏威乎錢財不積而貪者以之憂則為貨而已詎能無畏刑乎若然適天倍情忘其所受生殺之柄制之非我焉能自適其適哉惟體道人安自然之定分循不易之真理適來則安之適去則順之曾未嘗外慕動而有歆羨之心故畸人而侔於天遺物而立於獨

斡旋萬化惟我所為古之人所謂命萬物

而無所聽者蓋在乎此

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

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

以性之恒麥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

筋節䐊音區位切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

肉蘭橘心痛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

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

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況自然乎

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

卷七 十五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僅以過冬暨
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
緜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
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
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

　鄉豪里中之貴者

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
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政和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則之 四者存
可也亡可也天下不安其性命之 情則於

是愚智相譏而欺詐起矣夫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夫婦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楊子舉婚宦君臣之言引田父鄉豪之說凡以明使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者以此而已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非但累其身乃侵損正氣

政和動與過刑之所取胃人之離內刑者
陰陽食之然則無厭之性為陰陽之蠹者
豈其內刑之過歟
莊曰南溟之鵬不能展翼於蓬蒿而鷃之
逍遙則有餘地東海之鼈不能容足於坎
井而蛙之跳梁則有餘水自然定分有不
可易故無夸跂之心儻或遊夢之外而至
乎期費則盈耆慾長好惡而性命之情病
矣陰陽之寇奚自而可逃耶是篇所言大
抵過於放逸蓋以救弊故也苟不明夫救

奬之旨而以是爲常則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殉物者多矣又烏能安於定分哉故復繼之以田父之說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絶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攻和忠所以安君也忠而輕用吾身則不足以安君而適所以危身義所以利物也義而反愁我巳則不足以利物而適足以

害生故忠以安君者欲君臣皆安義以利
物者欲物我兼利此古之道也
甯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
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
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
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
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
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
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政和自內言之去名無憂自外言之有名

尊榮雖然聖人任其自爾何容心焉去功與名遠與衆人非所以蘄無憂也苟有其實人與之名不受非所以圖尊榮也兩無所係此之謂順性命之道也

范曰名不可比周爭也不可夸誕有也不可勢重脅也故古人謂是爲公器而不可多取彼烈士之殉名庶士之重名斯人之盜名又烏知至人以是爲已桎梏而有所謂無爲名尸者哉是篇始有爲名之説必終以此所以遣其言之累耳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八